

妇 女 乐 园

〔法〕左 拉 著

侍 桁 译

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

Emile Zola
Au Bonheur des Dames

本书根据 Fasquelle Editeurs, Paris, 1953 年版本译出

妇 女 乐 园

〔法〕左 拉 著

侍 桁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5.125 字数 336,000

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2,000 册

(原上海文艺版)

书号: 10188·122 定价: 1.40 元

瑟堡开出的火車到达了圣·拉扎尔車站，黛妮絲从車站上走出來，她和她的两个弟弟在一輛三等客車的硬板座位上过了一夜。她手牽着北北，日昂跟在她身后边，三个人在旅行以后都非常疲勞，在这个龐大的巴黎，他們惊惊慌慌又茫然不知去向，抬着头向各店家观望，每到十字路口便向人打听米肖狄埃街，他們的伯父包堆就住在那条街上。可是当这个年輕的姑娘走到盖容廣場的时候，她惊讶地停了下来。

“啊！”她說，“日昂，你看一看。”

他們全站住了，互相湊攏來，三个人的衣服都是黑的，他們依然穿着給父亲穿的旧孝服。黛妮絲，拿她二十岁的年紀來說，是瘦弱的，样子很貧困，手提着一个小包；在她的另一边，五岁的小弟弟，拉着她的胳膊，在她肩膀后面，发育得很好的十六岁的大弟弟，空手站立着。

“啊！”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說，“原来是一家店鋪！”

米肖狄埃街和圣奥古斯丹新街的轉角上，有一家綢緞店，在十月的柔和薄明的日光下陈列出五光十色的商品。圣·洛施教堂的鐘响了八下，巴黎清晨的人行道上，只有匆忙去办公的一些职工和在小店家出出进进的一些家庭主妇。在这家店門前，有两个店員，爬上梯子剛挂好了几件毛織品，同时，在圣奥古斯丹新街的一个櫥窗里，另一个店員拱着背跪着，在仔仔細細地折

疊一段藍色綢子。店鋪里還沒有顧客，职工剛剛來到，里边嗡嗡地响着，象是一座开始活跃的蜂房。

“老天！”日昂說。“这个可比瓦洛額强多了……你們的店沒有这么好。”

黛妮絲搖了搖頭。她在那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綢緞商柯尔奈耶店里工作了两年；如今驀然見到的这个店鋪，在她眼中，房子真大，使她的心胸膨脹，使她发生兴趣，恋恋不舍，把別的事都忘記了。在对着盖容廣場的那一面，一扇从上到下全面是玻璃的高大的門，有各式各样鑲金的裝潢，一直升到夹层楼。两个人体模型——两个面带笑容的女人，露着胸部仰着臉，揭起一面招牌：“妇女乐园”。然后，沿着米肖狄埃街和圣·奥古斯丹新街有几面凹进去的櫥窗，那里除了路角的店面以外，还占据了四間門面，兩間在左边，兩間在右边，都是新近买来装修过的。这个店家，远远地看去，她觉得真是大得无边，底层有許多陈列的商品，夹层上的玻璃沒有涂水銀，透过这些玻璃可以望得見柜台内部的全景。楼上有一个穿綢衣服的姑娘，在削鉛笔，她的身旁另有两个姑娘，鋪开几件絲絨大衣。

“妇女乐园，”日昂发出美少年的柔和的笑声念道，他在瓦洛額已經因为女人鬧过一回事了。“这真漂亮，必定会吸引好多人来！你說是吧？”

可是黛妮絲在正門口陈列的商品前面出神地站住了。在那里，在街道的露天下，就在人行道上，有一大堆廉价物品，这些东西摆在門口是引誘一些过路的顧客順便来买的。上方挂着一些毛織品和布料，美利奴呢，綿羊毛呢，麦尔登呢，从夹层楼上垂下来，象旗子似地飄舞着，有各种匀合的顏色——石板灰、海軍藍、橄欖綠，上面排着白色的标价牌子。圍着門道的边上，同样挂着

一条一条的皮子，镶衣服用的窄条皮边，灰的象小灰鼠的灰背，白的象天鹅肚子那样雪白，还有充銀鼠和充貂皮的兔子皮。在下面，架子里，桌子上，在一堆零头貨物中間，堆滿了等于白送的帽袜一类的东西，有毛綫編織的手套和圍巾，风帽，背心，整个是各样顏色的冬季陈列品，杂色的、黑白綫的、条紋的，还有血紅色帶点子的。黛妮絲看見一块格子花呢标价四十五生丁，长条美国貂皮才一法郎，一些无指手套只要二十五生丁。这是一次定期大剔除，这店家似乎东西太多了，要把装不下的东西扔到馬路上去。

他們忘記了包堆伯伯。就連北北，也一直沒放开他姊姊的手，眼睛張得大大的。一輛馬車逼得这三个人离开了廣場的中心；他們机械地走向圣奥古斯丹新街去，沿着櫥窗走，每看到一堆陈列的商品就又停住脚步。首先他們被一片复杂的布置吸引住：上边，斜摆着几把雨傘，仿佛搭成一座田舍的屋頂；下边，几双絲袜，吊在三角架子上，显出滾圓的小腿形状，有一些印着薔薇花束，有一些是各种顏色的，黑色漏空的，紅色鑲边的，还有肉色的，如金发女人的皮肤那么柔和；最后，在鋪着呢布的木板上，匀整地排列着一些手指細长手掌窄小的、拜占廷式的女用手套，表现出女性的細巧用品在未穿戴以前所特有的如处女般严肃的优美。然而最后的一个櫥窗特別吸引了他們。这里陈列的是綢子、緞子和絲絨，在一片柔和而顫动的色彩里，发放出最美妙的花卉情調。頂上头是絲絨，从烏黑色到奶酪色；下一层是緞子，粉色的、藍色的、分得清清楚楚，逐漸淡下去，看上去无限柔和；再下一层是綢子，色彩和天上的虹一样，卷成貝壳形，象是纏着弯曲的身体，由店員的巧手把它們布置得活灵活現；每一种艺术設計，每一組色彩的陈列品，中間插入經過慎重选择的配

称——一条飘动着的乳白色薄薄的絹帶。就在这个櫥窗的兩端上，有兩大堆東西，這個店家專有的兩種綢子——“巴黎幸福”和“金皮革”，這兩種特製品在綢緞業里正掀起了一次革命。

“啊！那種薄綢子才五法郎六十生丁！”黛妮絲驚訝地望着“巴黎幸福”喃喃地說。

日昂開始厭煩了。他攔住了一個過路人。

“先生，哪一條是米肖狄埃街？”

等到人家指給他說就是右首的第一條路，三個人又繞着這家店的鋪面往回走。可是黛妮絲一走進那條街，又被一個櫥窗吸引住了，這個櫥窗里陳列的是女人的服裝。在瓦洛額的柯爾奈耶店鋪里，她就專管時裝。可是她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東西，她驚奇得走不動了。在緊里面，一大條價值珍貴的布魯日花邊，象神壇的幕帳一樣張開來，展開兩片微帶褐色的白色羽翼；阿郎松刺綉的各色裙飾，扎成了花環；其次從上到下，象落雪一樣飄動着各式各樣的花邊，有馬林式，有瓦郎西諾式，有布魯塞爾的敷花，有威尼斯的刺綉。左右兩邊，有用布包起來的柱子，使那個天幕顯得更遠遠地向後退去。這些女裝象是在為贊美女性的典雅而建立的禮拜堂：正中央擺着一件不平凡的物品——一件有銀狐裝飾的絲絨大衣；這一邊，是栗鼠皮里子的綢料短披風；那一邊，是一件羽毛鑲邊的呢外衣；最後，是一些白色開斯米和白色厚絨的舞會女外衣，裝飾着天鵝絨或者滾邊。各式的花色俱備，從二十九法郎的舞會女外衣起，一直到標價一千八百法郎的絲絨大衣。人體模型的圓圓的奶部把料子膨脹起來，健壯的臀部加強了身材的窈窕，上邊沒有頭，用一方大標價牌子來代替，拿針別在紅色麥爾登呢的脖子上；同時櫥窗兩邊的鏡子，經過巧妙的設計，把這些形象無限地增多了，反射出來，使得滿街上盡是

这些要出卖的美丽女人，她們頂着大字的标价牌子当作头顱。

“她們真出色呀！”日昂悄悄地說，他找不出別的話来表达他的心情。

这一次連他自己也不能动弹了，張大着嘴。这些豪华的女人用品叫他快乐得臉紅起来。他长得美，象一个女孩子，这种美仿佛是从他姊姊身上偷来的，皮肤閃着光彩，鬚曲的头发是褐色的，柔媚的嘴唇和眼睛是水灵灵的。黛妮絲在惊讶中站在他身边，显得愈加瘦小了，她的面孔是长的，嘴太大，肤色憔悴，头发无光。北北也同样是金发，一种幼儿的金发，他象是迫切地在要求撫爱，更紧紧地依附着她，橱窗里的漂亮女人使他迷惑而又快乐。这三个身穿黑色破衣服的金发人儿——忧愁的姑娘站在可爱的幼儿和漂亮少年中間，站在人行道上，显得那么特别，那么嬌美，过路的人都微笑着回头望望他們。

一个白头发和黄色大面孔的胖子，站在街道对面一家小店鋪門边，有好半天在望着他們。他站在那里，眼睛充血，歪着嘴，为了妇女乐园陈列的貨品早已压制不住自己，及至看見这个年輕姑娘同她的两个弟弟，他的憤怒算是达到极点了。这三个傻瓜这样張着大嘴站在騙子手所摆的东西前面干什么呢？

“伯伯在哪里呢？”黛妮絲象是惊醒过来突然說。

“我們已經到了米肖狄埃街，”日昂說，“他必定就住在这一带。”

他們抬头向四下里觀望。就在他們面前，在那个胖子的上方，他們望見了一块黃字綠招牌，被雨水淋得变了色：“埃尔勃夫布匹法兰絨老店，奧施柯諾的后人包堆”。这间房子，牆上的粉刷已經斑斑点点的了，在路易十四式高大建筑物的包圍里显得特别矮，它的正面只有三面窗戶，窗戶是四方的，沒有窗扉，只

简单地装着一道铁栏杆，两条棍子搭成十字形。但在这种毫无装潢中间，最使黛妮丝觉得触目的——因为她的眼睛里还充满了妇女乐园的明亮的陈列品——便是底层的店面，它被天花板压在下面，上边的夹层间很矮，有半月形牢狱似的窗口。一片嵌板是深绿色的，跟招牌的颜色一样，时间久了，便染上赭色和滌青色，左右两边，开着两个深深的橱窗，黑暗而又多灰尘，人们模糊地望得见堆在那里的料子。门是敞开的，似乎通向一个潮湿阴暗的地窖中去。

“就在那边，”日昂又说。

“好吧，我们就进去吧，”黛妮丝说。“来呀，北北。”

可是三个人全感到一阵胆怯，有些慌乱。他们的母亲害热症离开了人间，一个月后，他们的父亲也害了同样病死掉了，当时他们的伯父包堆受了这两次丧事的感动，给他的侄女写了一封信，说如果她愿意到巴黎来试试她的运气，他店里总有一个位置给她；不过这封信已经快近一年了，现在这个年轻的姑娘很后悔事前没有通知她伯父，只凭一时的冲动就这样离开了瓦洛额。他们的伯父是不认识他们的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了门，进奥施柯诺布店当小伙计，最后又娶了这店家的女儿，始终没有再回到家乡去。

“包堆先生在哪儿？”黛妮丝终于下决心向那个胖子问话了，那个人对于他们的样子觉得很惊奇，一直在注视着他们。

“就是我，”他答道。

这时黛妮丝满脸通红，喃喃地说：

“啊，好极了！……我是黛妮丝，这个是日昂，这个是北北……伯伯，您看，我们来啦。”

包堆似乎吓得愣住了。一双血丝的大眼睛在他那副黄面孔

里滾來滾去，說話慢吞吞現出為難的樣子。他顯然是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家人會落到他身上來。

“怎麼！怎麼！你們到這兒來啦！”他重複說了好幾遍。“可是你們是在瓦洛額的呀！……為什麼你們不在瓦洛額了呢？”

她用柔和而有點發抖的聲音向他作了一番解說。他們的父親開染坊把最後一文錢都吃光了，自從他死后，她就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。她在柯爾奈耶店里賺的錢，是不夠養活他們三個人的。日昂在一個修理旧家具的細工木匠的店里作工；可是他連一文錢也拿不到。不過他養成了對於古物的嗜好，他會在木器上雕刻一些圖像；有一天他找到了一塊象牙，當作娛樂刻了一個小人頭，被一位過路的先生看到了；就因為這位先生應允給日昂在巴黎的一家象牙店里找一個位置，他們才決心離開了瓦洛額。

“伯伯，您看，日昂明天就要到他新主人的地方去作學徒了。那里是不要錢的，供給他伙食和住宿……我和北北，我也考慮過，我們總可以過活。我們不會比在瓦洛額的情形更壞。”

她沒有談起日昂亂搞戀愛的事情，日昂寫過幾封信給城里一個貴族的女兒，爬上牆頭接過吻，惹起了一場是非，這才使她決心離開家鄉。她眼看着這個大孩子，那麼漂亮，那麼活潑，所有的女人都喜歡他，她便抱着作母親的戒懼心情，為了管教她的弟弟，非把他帶到巴黎來不可。

包堆伯伯沒有平靜下來。他又提出了一些問題。可是等到他聽見她這樣來談她兩個弟弟的時候，他待她就比較親切了。

“你的父親什麼都沒有給你們留下嗎？在我想，他總該還剩下一點錢的。啊！我在信里勸過他多少次不要干這個染坊啊！人倒是一個好人，就是頭腦太不中用！……現在兩個孩子成了你的累贅，你不得不養活這兩個小東西了！”

他那阴沉的面孔明亮起来，他的眼睛也不象观望妇女乐园时那么发红了。忽然他注意到自己正擋着門口。

“来吧，”他說，“进来吧，既然你們已經来了……进来吧，总比无聊地在这里东瞧西看好。”

他最后又綑着嘴怒气冲冲地向对面陈列的貨品望了一眼，然后給孩子們把路讓出来，他領先进到店里，招呼着他的妻子和女儿。

“伊丽莎白，日内威美，来呀，有人来看你們啦！”

可是黛妮絲和两个孩子面对着这个阴暗的店鋪躊躇不前。街上明亮的阳光使他們睜不开眼，他們眨着眼臉，仿佛站在一个未曾見过的洞口，脚擦地試探着，深怕脚步落了空。由于这种漠然的恐惧，他們彼此愈加紧紧地靠攏，这个幼兒始終牽着年輕姑娘的下襠，大孩子跟在后面，他們斯斯文文地向里边走，面含笑容可是担着心思。清晨的亮光映出他們的喪服的黑影，一道斜射的阳光照耀着他們的金色头发。

“进来，进来，”包堆一再說。

他用几句簡單的話，把事情告訴了包堆太太和他的女儿。包堆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，害着貧血病，她是惨白的——白头发，白眼睛，白嘴唇。日内威美，她母亲的症候在她身上显得更严重，憔悴而无血色，象是在阴暗里长大的一棵植物。不过，她那又密又厚的体面的黑头发，长在这么瘦弱的身体上象奇迹似地令人触目，給了她一种悲哀的优美。

“进来吧，”两个女人接連着說。“欢迎你們来。”

她們請黛妮絲在柜台后面坐下来。北北立刻跳上了姊姊的膝盖，日昂靠着一面嵌板站在她身边。他們定下心来，观望着这个小店，他們的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了。現在他們可以看得見了，

天花板很低又被烟熏得很黑，橡木柜台用久了磨得光光的，百年前的架子箍着坚固的铁片。一捆捆的货物黑压压地堆到梁那么高。布匹和染料的气味，一种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，由于地板的潮湿似乎加倍地浓烈。在紧里边有两个店员和一位姑娘正在整理白法兰絨料子。

“也许这位小先生要吃点儿东西吧？”包堆太太向北北微笑着说。

“不，谢谢，”黛妮丝回答。“我们在车站前面一家咖啡馆里喝过一杯牛奶了。”

因为日内威芙在看着她放在地上的那个小包包，她又说：

“我把我们的箱子留在那里啦。”

她的脸红了一下，她知道象这样子跑到人家家里来是不应该的。自从火车一离开瓦洛额，在车上她就觉得非常后悔了；因此到达以后，她存放了行李，给孩子们吃了早点。

“我说，”包堆突然说，“稍微谈谈吧，好好地谈谈……不错，我给你们写过信，不过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；现在你看，我的可怜的姑娘，生意不好，一年以来……”

他不说下去，被一种他不愿意显露的情绪哽住了。包堆太太和日内威芙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，低下了头。

“啊！”他继续说，“这个危机会过去的，我很安心……只是我已经缩减了人手，这里只剩了三个人，而眼前的情形不能再雇用第四个人。简单地说吧，我的可怜的姑娘，我不能照我以前跟你讲的话来用你了。”

黛妮丝紧张地听他讲话，脸色惨白。他不放松地谈下去，又说：

“这样对于我们，对于你，都没有好处。”

“好啦，伯伯，”她最后好不容易才說出話来。“我总想个办法来解决。”

包堆一家人不是坏心腸的人。可是他們老是抱怨他們沒有走好运。在他們生意兴旺的时候，他們要养育五个男孩子，內中有三个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死了；第四个走入了斜路，第五个作了大尉到墨西哥去了。家里只剩下日內威芙。这一家人費用很大，而包堆因为在他岳父的家乡兰布义耶，买了一所大房子，就把錢用光了。因此在这个誠实而急躁的老商人的胸怀里，滋长着一种辛酸的感情。

“在事前應該通知一声，”他又說，他漸漸对于自己的冷心腸感到气忿。“你应当写封信来，我会回信叫你們留在家乡的……我听到你父亲去世的时候，唉，我所說的話不过是一般情形的說法。可是你們不通知一下就跑了来……这真叫人难办。”

他說話的声音提高了，感到了輕快。他的老婆和女儿眼睛一直望着地面，象是从来也不敢插嘴的順从的人。这时日昂的臉变得蒼白了，黛妮絲把受了惊駭的北北抱在怀里。她流下了两行泪。

“好吧，伯伯，”她一再說。“我們就走。”

这一来，他沒有再說下去。大家都不自然地沉默下来。然后他粗声粗气地又說：

“我并不是要把你們赶出去……現在你們既然到了这里，今天晚上你們就睡在楼上吧。以后我們再看。”

这时包堆太太和日內威芙知道她們可以把事情安排一下了。一切都規定下来。日昂用不着別人操心。至于北北，正好可以在戈拉太太家里寄养，这位老妇人住在奥尔蒂街上有一套底层的房間，她接受办理幼儿的膳宿，每月收費四十法郎。黛妮

絲聲明她还付得出第一个月的費用。剩下就是怎样安排她自己了。人們可以給她在附近一带找一个位置。

“不是說万沙尔要找一个女售貨員嗎？”日內威芙說。

“啊，这是真的！”包堆叫起来。“我們吃过飯就去看他。打鉄就須趁热。”

在这一家人談話的当儿，沒有一个顧客进来打扰过他們。店里一直黑暗，沒有一个顧客。在里边，两个店員和一位姑娘繼續在工作，悄默声噓噓地在談話。可是有三位太太走进来了，黛妮絲一个人呆了一会儿。想到她馬上就要和北北分手，心里不好过，她吻了他。北北象小猫那么乖，沒說一句話，把头藏起来。包堆太太和日內威芙又回来了，她們覺得这孩子真懂事，黛妮絲說他从来也不叫鬧：整天不声不响，在爱撫中过生活。在吃飯以前这三个女人就談着小孩子、家务、巴黎生活和內地生活，談的話簡短也不深入，象是还不熟悉有点拘束的亲属。日昂走到店門口，站在那里再也不动了，他对于人行道上的情景很感兴趣，含笑望着过路的漂亮女孩子。

到了十点鐘，一个女仆进来了。照規矩，这一桌是开給包堆、日內威芙和主任店員的。第二桌飯，在十一点鐘，是給包堆太太、另一个店員和那位姑娘的。

“吃飯啦！”布商大声說，一边向着他的侄女轉过身来。

等到所有的人都在店鋪后面一間狹小的餐室里坐下之后，他又招呼了那个迟迟不来的主任店員。

“柯龙邦！”

那个年輕人向他道歉，說要把法兰絨整理好才来。这个肥壮的小伙子，二十五岁，生得笨重，一臉雀斑。他有一副老实人的面孔，一張大嘴，一双狡猾的眼睛。

“真見鬼！忙什麼，有的是時間，”包堆說，他坐得端端正正地拿出主人的細心和巧妙的手法切着一塊凍牛肉，用眼睛衡量着每一片肉，準確得差不了一克重。

他送給每一個人，並親自切了麵包。黛妮絲把北北擺在自己身邊，要他規規矩矩地用餐。然而這個昏暗的餐室使她不安；她望着這間屋子，心裡覺得不舒服，她住慣了鄉下的明朗空曠的大房間。朝着後邊的小院子只開着一扇窗，房子里有一條黑暗的過道通到街上；這個院子又潮濕又骯髒，仿佛是在井底似的，上面只有一個圓圈射進了朦朧的亮光。在冬天，必須從早到晚點着煤氣燈。逢到天氣好可以不點燈的時候，它就顯得更淒涼了。黛妮絲要費好半天功夫才使她的眼睛習慣下來，看清楚她碟子裡的食物。

“這個小伙子胃口真不錯，”包堆說，他看見日昂已經吃完了他那塊牛肉。“他干活要是比得上他吃飯，那倒是一個了不起的漢子……可是你，我的姑娘，你怎麼不吃呢？……現在咱們可以略微談談了，跟我講你為什麼在瓦洛額不結婚呢？”

黛妮絲把端到嘴邊的杯子放下來。

“啊！伯伯，我結婚！你不想一想！……這兩個孩子可怎麼辦？”

她終于笑起來，她覺得這個想頭太奇怪了。再則，什麼男人會娶她呢？一文錢也沒有，骨瘦如柴，又談不上漂亮！不，不，她絕不要結婚，有這兩個孩子她已經夠了。

“你錯了，”她的伯父又說，“一個女人早晚是要找一個男人的。如果你找到一個忠厚的小伙子，你和你的弟弟，就不會象流浪人似的跑到巴黎的街上來了。”

女仆拿來一盤油燜馬鈴薯，他把話停住了，斤斤計較非常公

平地重新分菜。然后，拿羹匙指着日内威芙和柯龙邦說道：

“你看！”他又說，“如果冬季生意不錯，这两个人到春天就要結婚了。”

这是这个店家的家长的慣例。这家店的创办人阿利斯蒂·菲內把他的女儿黛西萊嫁給主任店員奧施柯諾；他——包堆，腰包里带着七个法郎，来到米肖狄埃街，又娶了老奧施柯諾的女儿伊丽沙白；他順序地指望到生意好的时候，把日内威芙和这个店家轉交給柯龙邦。如果說这在三年前已經决定了的婚事还是这么稽延下去，这是由于他有顧慮，由于他的执拗的誠实：他接办这个店家的时候，生意是兴旺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在顧客减少和业务不順利的时候，轉手給他的女婿。

包堆繼續談下去，介紹着柯龙邦，說他是兰布义耶人，跟包堆太太的父亲是同乡；而且他們还是远房的表亲，說他很能吃苦耐劳，十年以来在这店里辛辛苦苦，一級一級順利地升上来！再則，他也不是一个沒来头的人，他的父亲就是放蕩子柯龙邦，原是賽納—瓦茲省一个很有名气的兽医，是他这一行业里的一个能手，可是他大吃大喝，把一切都吃光了。

“謝謝老天爷！”布商总结一句說，“如果說父亲喝酒追女人的話，儿子却在这里学会节省錢了。”

他在說話的时候，黛妮絲觀察着柯龙邦和日内威芙。他們并排坐在桌边；可是他們十分穩靜，臉不紅，也沒有微笑。自从这个年輕人进門的那一天起，他就期望着這場婚姻了。他度过了各种阶段，先当学徒，又当有薪俸的售貨員，終于得到了这一家人的信任和欢心，他非常有耐性，过着象鐘表一样的有規律的生活，把日内威芙看作一件合算而正当的交易。因为穩定可以占有她，他对于她的追求也便不起勁了。在年輕的姑娘这方面，是自然

而然地爱上了他，但是在她这千篇一律的平凡生活里，她是用她那稳重的天性严肃地去爱他的，而且是一种連她自己也沒有觉察到的深厚的热情。

“双方只要情投意合就行，”黛妮絲微笑着說，她为了表示亲切，認為應該这么講。

“是的，人总是要結婚的，”柯龙邦不慌不忙嚼着东西說，他至今還沒講过一句話。

日內威芙瞧了他好半天，也接着說：

“人們必須彼此理解，然后才什么都好办。”

他們的柔情，是在巴黎這間古老的店面里长起来的。它象是地窖里的花朵。十年以来，她就只認識他，在这个幽暗的小店里，在那一堆一堆的布匹后面，每日生活在他身旁；两个人早晨晚上在象井里一般阴凉的狹隘餐室里肩碰着肩。即便在原野上，在树蔭下，他們也不会觉得比这里更幽靜。只是这个年輕姑娘的心里起了一种怀疑，一种妒嫉的恐惧，使她感觉到她是在这个黑暗地方的摆布之下，而又由于心情的空虚和精神的厌倦，才永远許身于他的。

不过黛妮絲相信自己从日內威芙投給柯龙邦的眼光里，看出了一种新有的不安。她立即現出亲切的神情答道：

“唉，当人們相爱的时候，永远是互相理解的。”

可是包堆依然拿出家长的样子監視着餐桌。他已經分过了几薄片干酪，为了款待他的亲属，又要了一道零食——一瓶紅酸果酱，这种慷慨似乎叫柯龙邦吃了一惊。直到如今都很乖的北北，一看见果子酱，情形就不对了。日昂听人家談到婚姻問題，很感兴趣，仔細打量着堂姊日內威芙，他觉得她太虛弱了，太蒼白了，心里头拿她比做一只黑耳朵紅眼睛的小白兔。

“談得差不多了，讓位子給別人吧！”布商最後說，他作出離開餐桌的姿勢。“為了一次例外的招待便浪費得太多，是不合乎道理的。”

然後包堆太太、另一個店員和那位姑娘接替走來入座。黛妮絲又獨自一個人坐在門邊等着她伯父領她去找萬沙爾。北北在她的腳邊玩耍，日昂又回到門口去觀望了。她坐了將近一個鐘頭，對她身旁經過的各種事情很感興趣。只是偶爾才有幾個顧客進門：先進來一位太太，隨後又進來兩個。這家店保留着它那古老的气味，它那半明半暗的光綫，象所有老實的舊買賣人家一樣，都在為了被遺棄而哭泣。然而使黛妮絲感到熱烈興趣的是在街對面的婦女樂園，她從敞開的門口可以望得見它的櫥窗。天空上罩着陰云，儘管是在這個季節，空氣里依然暖烘烘地浸潤着柔和的潮氣；那個大店家在一片象是散開了塵埃的陽光里，生意興隆，朝氣勃勃。

黛妮絲感覺到這是一架機器發出高度的壓力在運轉，它的推動力一直傳達到它所陳列的貨物上。櫥窗已經不象早晨那樣冷冰冰的；現在它們象是暖熱了，而且受着內部震動的搖撼。好多人向櫥窗里觀望，一些女人擁拥挤擠地停在玻璃前面，成群的人都毫不客氣地、貪婪地在觀望。各種布料在熱鬧的人行道中顯出了活氣：各種花邊現出一種神秘的不安定的氣象，飄動一下又落下來，遮蓋住商店深遠的內部。就連那些方方正正厚實的布匹，也都呼吸着，發散着一種誘人的氣息；同時有几件外套罩在象是有靈魂的人體模型上，愈加現出了曲折的綫條，一件堂皇的絲絨大衣，象是穿在肉體的肩膀上，胸部鼓鼓的，腰肢顫抖着，又柔軟又溫暖地膨脹起來。然而這座房子里象工廠里一樣熱鬧，特別是因為生意好，大家都擠在柜台那里，人們似乎隔着牆壁都可以